

集部

華陽集卷四十八

宋 王珪 撰

神道碑

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致仕上柱國賴國公食邑八千四百戸食實封二千一百戸贈司空兼侍中龎公神道碑銘

嘉祐八年三月丙午太子太保致仕龎公薨於其家是時先帝方寢疾乘輿不及歸奠而震嗟者乆之於是其

孤以公之功狀上於太常而博士李育乃謚公曰莊敏六月壬申葬公於雍丘縣之谷林山明年會修仁宗實録其孤又請於史官王珪曰我先公位丞相於朝葢顯矣其葬也諫官司馬光實為之銘今墓隧之碑未立願得史官所書以刻之以信其後人余遂考次公之族氏官封與夫行事之始終復為之銘其序曰惟龎氏之先自周文王之子畢公髙之後别食於龎因以為氏近世或家單平又徙成武遂為成人公諱籍字醇之皇曾祖

贈太師中書令諱武皇祖追封秦國公諱文進皇考國子博士追封魏國公諱格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越國太夫人何氏祖妣楚國太夫人陳氏妣燕國太夫人邢氏公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爲黄州司理參軍再調江州軍事判官知開封府薛田舉公爲兵曹參軍薛奎代田又舉公爲法曹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與修天聖敕爲刑部詳覆官歷羣牧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出治秀州入爲殿中侍御史初章獻太

后臨朝命有司定其出入儀物著內東門儀制三卷及章獻上仙而章惠太后欲踵垂簾故事公亟奏請焚之其後章惠卒不敢出與政事尋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內侍韓從禮下教旨公上言陛下初覽聽斷而美人僭恣撓法不亦上累聖德邪於是仁宗怒杖從禮并責美人遷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初龍圖閣學士范諷放縱不拘禮法公為御史時已嘗奏劾之及之官益疏諷過失會諷請辯乃詔置獄於南京已而

責授諷鄂州行軍司馬亦左遷公為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福建轉運使復其官如故頃之以侍御史入為三司户部判官仁宗謂執政曰麗某其止是職邪數日改刑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為天章閣待制陜西體量安撫歷知汝同二州趙元昊反舉兵圍延州總管劉平遇戰於北川口監軍黄德和望敵退走平遂為賊所害德和懼使人紿言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且收繫其子弟詔

殿中侍御史文彦博馳往河中府案其獄既又命公并訊之公至具得其狀以聞於是朝廷要斬德和而劉氏子弟咸拔用之除陝西都轉運使慶歷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再遷吏部郎中明年改延州觀察使辭不拜進左諫議大夫為陝西四路緣邊都總管兼經略招討等使仍知延州是時元昊數寇邊公下令諸將毋得輕出兵其欲出兵必召問其所以可勝之計然後遣之故其出未嘗不有功凡築十一城以扼其要害又其

下多美地薦草募民耕之歲得穀以省大費一日元昊遣親信李文貴者以其酋領雅爾旺容書來願納款塞下公曰彼固多詐未可以信也因留不遣會朝廷欲貸元昊之罪而詔公招徠之公以為元昊屢勝王師今若遽馳介以往恐其氣益驕於是召文貴謂曰國家之撫四海靡有不至也今元昊放命不恭以毒我邊民且自視其區區之地乃敢與中國爭衡邪若天下赫然大舉師西鄉而加誅之將安為計哉夫慮不至於久遠而徼

一時之利者豈知也歟其歸語王熟計之踰月文貴復來然其言未肯去僭號天子既厭西兵復詔公曰元昊若稱臣餘一切勿拒之公曰假之僭號則安肯復臣邪執以為不可及是時修復涇原恐敵益復入寇久之乃復書曰所陳非邊臣所聞明年元昊遣伊州刺史賀從勗來自稱男邦面令國烏珠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曰天子臣妾四夷今不稱臣不敢以聞朝廷從勗曰大王顧以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天子不

許歸而更議之公乃上言西邊用兵以來敵人喪其和市國中愁困今其辭稍屈必有悔過自新之意可遣使與之約也於是詔著作郎邵民佐與其使并往既而元昊果稱臣西邊罷兵矣公遂入為樞密副使八年改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尚書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公始召還以謂方用兵時邊壞頗苦關中蕭然請減緣邊之兵還食內地議者以為不可公卒減兵二十餘萬至是又以天下之力困於養兵況兵衆而不可用方其無事請

以法加汰之議者又以為不可公卒汰兵八萬餘人二年加戸部侍郎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為相不敢以毫髮私人端明殿學士程戡除知益州仁宗使公諭之曰善撫遠人還當以二府處之公曰二府惟天子許之臣不敢以言具後遂召戡為參知政事而程卒不知也廣原州蠻儂知高舉兵陷邕州又下沿江九郡進圍廣州累月還據於邕所過多被害而張忠蔣偕等繼以輕敵失軍仁宗問誰可將

者公言樞密副使狄青昔在臣麾下其沉勇有策慮可

屬以南方事明日青奏事殿中遂以為宣徽使宣撫荆

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公事或言青起行伍難使自

專其謀當更擇文臣以副之公曰鄉者偏師之出號令

之不一進退之無法以故數不利今命大將若使文臣

副之則威令復不得行豈不視前日之敗也公復請下

詔嶺南一皆受青節制青既至斬別將一人之不用命

者於是軍中皆恐畏未幾果破賊而還仁宗欲以青為

樞密院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昔曹彬下江南太祖謂曰西有汾晉之師北有幽薊之難欲用卿爲使相則誰復爲朕立功邪今寵青太過後益有勝青功者陛下何以賞之哉於是復以青爲樞密副使加檢校太尉河中尹入内内侍省都知王守忠以畏謹得幸求爲節度使公曰昔王繼恩平兩川宰相以其有大功欲優拜之太宗怒以爲宦者不可使與政事乃召學士錢若水議立宣政使以授之今守忠無功以爲節度使後復有

求為宣徽使者奈何帝乃為止公在位久而無他宰相
故謗言屢以及公會道士趙清貺者公之外親嘗詐為
人求官有小吏告之公即捕繫開封府既而窮得其姦
狀初言者指公私於人及流清貺海上又言公縱法行
事朝廷雖知公被誣而言者不已遂罷相知鄆州尋加
觀文殿大學士前此契丹嘗遣使來求御容仁宗顧左
右皆嘿然不敢對因曰能斷大事孰有如龐某者至和
二年除昭德軍節度知并州明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

得失公密疏白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顧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蚤決之羣情既安則天異可塞矣臣歷位將相恐先犬馬無以報雖冒萬死而不悔也敵盜耕屈野河田朝廷恐益復侵邊遣使吏定其地既而召敵人不至公遂禁邊毋與為和市敵人怨之日夜聚兵境上公又戒毋得輒舉師久之敵且去命通判并州司馬光詣麟州與知州武戡計事戡乃請築城三堡於屈野之西使敵不敢耕

故地光還公雖許之而堡實未築也已而敵兵輙復聚

管勾麟府兵馬郭恩走馬承受公事黄道元乃與戡擅

率兵至忽里堆欲出其不意以擊之會伏發恩道元皆

戰没而戡僅以身免未幾敵送道元歸詔御史鞫乃言

與戡等行視堡地因為敵所掩公坐是罷節度使復為

觀文殿大學士知青州於是司馬光上書曰擅議築堡

臣光實陳之今戡等輕出亡師傷國威重罪在臣光公

聞亦上奏自咎皆不報徙知定州公在并時年甫七十

矣欲謝事於朝而以得罪逦不敢及過京師遂上疏曰臣疲老不足以任邊事願乞骸骨以歸詔不許遷尚書左丞辭不拜至定一年復請老召還又數自陳悃愊天子不得已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後三年公薨享年七十六令天子追贈公司空兼侍中公為人明知有餘果於臨事少好學及老而家居終日窮擩詩書而不知倦也天性精於法令常曰大臣當遵畏天子法其敢自為重輕也獨嚴於治軍其下如有犯必以便宜從事或至於

誅磔而無所容然善視其居處飲食故士卒知所畏而樂以出死力其遇僚吏從容使得盡所長其薦於朝皆天下賢士大夫與司馬光尤相厚也所著文集五十卷公先娶邊氏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嘉興縣君繼劉氏供備庫使永崇之女累封彭國夫人子男五人元魯登進士第為大理寺丞蚤卒元英太常博士元常大理寺丞元中太子右贊善大夫元直大理寺丞女七人其封安康郡君適冀州度支使陳琪其封德安縣君適都官

員外郎宋充國其封仁壽縣君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其封永康縣君繼適宋充國封安德縣君適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趙彦若餘未行乃銘曰龐氏之先實畢公裔為成武人自公三世成武之顯公所自發其發伊何文武維烈孰㬥其武萬兵以西頓甲來歸妥如嬰兒孰施其文亦既入輔風雨節時樂其衆甫逮公去位天㒷載仍天子曰咨丏言予聽公曰大器維承之艱豫建太子萬世其安公過京師公曰臣老天子謂公公力尚少其

往為予吏撫予埸豈無威名以奠疆域公休於家大事
數問公喪未行忽出審訓孰不相將曾莫如公君臣始
終令問何窮隧有豐碑行者下拜史臣作詩以示千載
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守司空致仕上柱國鄭國公食邑一
萬一千六百户贈太尉兼侍中宋元憲公神道
碑銘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司空致仕鄭國公薨於京師時天

子方以栽異避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作挽辭二章以哀之為廢朝二日贈公太尉兼侍中謚曰元憲五月丙寅天子成服於苑中百官慰殿門下其年十月己酉葬公許州陽翟縣之三封原是日又廢朝既葬御篆其碑曰忠規德範之碑既又詔太史臣珪以銘其碑臣珪方修仁宗皇帝實録自契丹再盟陜西亦罷兵其後天子益鄉文學興禮樂之事當是之時觀公一用經術以相仁宗而天下俗吏之務不至於朝廷顧其功豈不茂哉

夫創業之相名易彰守成之相迹難見在漢丙魏嘗有聲於孝宣之世然推其術不過能以故事而奉行之亦未有跡絶見施在民者惟公始終之行事實邁前人而又得天子所襃如此不刻之金石則無以顯大於後世臣幸得執史筆奉明詔其敢以孤學自辭謹案公諱庠字公序開封雍邱人自其高祖紳嘗為唐御史中丞其後三世仕不顯曾祖駢為漢兗州乾封縣令祖耀為周壽州霍邱縣令父玘端拱三年以明經及第治獄有陰

德終荊南節度推官自公顯曾祖而下皆贈開府儀同
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齊楚秦三國公曾祖妣
王氏繼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繼高氏鍾氏朱氏封齊
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太夫人公寔鍾夫人所生少篤
學遭父喪寓其家安州夏竦為州一見公所為文大器
之仁宗在亮陰詔禮部貢舉公與其弟祁皆奏名廷中
已而擢公為第一亦置祁甲科於是天下學者以宋氏
兄弟為師法天聖二年釋褐為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

刪定本朝令遂試學士院除太子中允直史館判登聞
鼓院為三司户部判官丁母憂服除遷太常丞判户部
勾院同脩起居注遷左正言會郭皇后廢以諫官伏閤
爭不可得坐罰金尋同知禮部貢舉天下士至私慶而
材者皆自以為有得已而拔收髦儁比異時為多乃知
制誥判登聞檢院又考試賢良方正科公言朝廷取異
士當令有司設幕供以飲食不可與武科同試皆從其
言知審刑院會知蘄州王蒙正誣知蘄水縣林宗言皐

殊死公曰蒙正本富人子且倚后家所為多不法可使其志得逞乎更請御史訊其獄而道逢蒙正遣人齎賫賂入京師御史并收按之返使坐法廢去又密州富民王澥者私釀酒其家鄰父率其子發之澥紿奴以為盜使盡殺其父子州以死論奴公曰其使殺人者澥也况奴為所紿乎時宰相亦欲出澥死公力爭之澥乃死他日裁異數見宰相惟能開覩寺為為民祈福公以謂裁異之來所以戒政事令設樂於庭又使民縱觀優慢之

戲恐未足以致嘉應也奏罷之權判吏部流内銓歷太
常寺鴻臚寺國子監昭文館進尚書刑部員外郎其在
鴻臚言四夷朝貢請圖其人物衣冠問其道路遠近與
夫風俗好惡之異藏之有司明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宰
相以故事知制誥未有除二府者即召入翰林為學士
又明年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是趙元昊反劉
平石元孫皆以輕敵失軍因詔中書兼莞樞密院機事
時緣邊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以故號令頗不一

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他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舉兵四攻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方朝廷多故其下詔令及答蕃書皆須公所裁公自以材術得進用天下事有未便者數論上前於是為宰相所忌會同榜鄭戩為樞密副使葉清臣權三司使或亦謂不可並據要職者遂俱罷公得知揚州踰年為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進給事中先是盜起京東迹所連逮者捕

繫湍獄公使一切縱去後往往得賊區處以告於是募里諸生數十人自疏賞格示之或曰諸生且安用也公不聽卒慰遣之凡捕誅百餘人盜乃息諸生皆以賞得官遂大興郡學禮師儒又作詩以風厲之郡人刻其詩學舍下慶歷五年復拜參知政事後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猝莫敢對公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必欲答清意所問願至中書同工對公既退

草數千言立奏之皆施用其言八年以檢校太傅尚書工部侍郎為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詔有司上明堂圖又博考聲律更定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百神祭享所用樂其秋遂祠明堂以公為禮儀使禮成加工部尚書初公言比有近幸之人多緣內降得横恩宜因大祀之後斥絕以新聖政於是帝別為手詔與赦書同降又言頃詔文武三品以上官得立家廟而有司不能明諭上意

久之未立非所以美化也願詔禮官更議其制常欲用
三司使張堯佐為使相公執以為不可既而數上章願
罷帝遂欲用公為使相公固辭之廼以刑部尚書觀文
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特定大學士雜
俸又詔進見皆如宰相儀以户部尚書徙許州兵部尚
書徙河陽過朝京師方帝病少間臣下希聞德音及公
來延坐勞問者久之嘉祐三年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復為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祫饗太廟為儀仗使其年

封莒國公聞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彊本之勢又武臣用恩幸者多得任邊要而孤寒者常在東南至老無恩澤公乃作科條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說五年公數求去位不許公固請之除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鄭州明年徙相州即言臣年及七十矣不可以重祿處閒地願乞骸骨以歸乃召公還以老獨其拜舞公請不已英宗即位以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

大都督府長史加檢校太師徙封鄭國公既又以為景
靈宫使公甞有肺疾及奉仁宗諱一慟輙嘔血不止昭
陵祔廟後顧上印綬英宗每見公不以名且諭以初臨
天下未可遽休大臣治平元年出判亳州居數月公請
終不已聽以司空致仕享年七十一累階開府儀同三
司勲上柱國功臣至吏二十四號食邑一萬一千六百
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其為人端厚清畏進止有法度
即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而未甞與人言間或薦引

士大夫惟恐其聞之不敢掠上恩其接賔客亹亹論文章不自休世皆尊名德而小人亦自遠門下甞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公初名郊在翰林時有指公姓名傳以他說者仁宗以語公公因請更之所著書有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録一卷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又文集合四十卷夫人胡氏贈殿中丞銑之之女封陳國夫人子男五人充國尚書都官郎中均國國子博士其三人早卒女一人封壽安縣君嫁太子

右贊善大夫龐元中孫八人公與其弟祁尤相愛友公出入將相久而祁亦終學士承旨宋興弟兄以文學一時顯者未有如公家銘曰於皇仁宗受天宜君相孰有人鄭公之文帝曰汝來予欲考古公則有承不遠堯禹其施維何聲容被民公有經術毗予一人誰不出處公位將相不顯鄭公士夫之望始其告休公年未至卒莫我違以聽就第乃保宏父一品之章闕有咨詢據經弗忘公奄不存隱如皇席天章爛然以昭公跡既又錫公

篆於碑首維碑峩峩在許之右吏臣次之矢詩不多以
視後人遂以永歌

華陽集卷四十九

宋 王珪 撰

神道碑

推忠保節翊戴功臣忠武軍節度許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許州諸軍事行許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烈武高衞王神

道碑銘

惟高氏始得姓於齊太公之後歷秦漢以來世固多徙而北者王之先薊門人方五代擾攘李景盜據江南數通使契丹王之皇祖密國公者與其子適將敵命至而景欲構患中原陰使人害密國公聲言為汴人所殺遷其子濠梁積厚報隆乃有茲冀國公知人事之變舉其族內屬占數於濠之蒙城王即冀國之中子也諱瓊字寶臣少起田里沈勇有大畧太宗尹京邑聞其材武召

置帳下太宗嘗燕罷禁中太祖命同升輦至講武殿出
苑東門太祖親扶上馬時王與戴興王超李斌桑贇等
五人皆從太宗醉不能穿馬鐙王左手按轡右手代鐙
既出太祖顧謂王繼恩曰此數人者皆將帥之器也特
以控鶴冠帶及束帛賜之太宗即位補御馬直指揮使
遷御龍弓箭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押弓
弩兩班合圍攻城太原平太宗引兵自幽州還聞敵兵
盛至留王夜作引龍真樂於御營遲明王度車駕已遠

乃謂衆曰今敵在肘腋若并力拒之尚可馳潰圍中不爾則不得脫於是衆與王轉戰至行在而六班率不至及見王數加勞存之太宗欲誅六班王曰陛下晨夕兼行令不密下主將之罪也令衛士皆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慮帝怒遂釋擢天武軍都指揮使西州刺史又為神衛左廂都指揮使西州團練使再幸大名為京新城内巡檢會盧多遜遣吏私通秦王廷坐失徼巡降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適有亡命卒聚盜

於界中伺知州臧丙出將刼庫兵以為亂王偵得之即白丙選從卒數十人襲賊至榆林里賊窮保民舍王挺身登墻賊酋號青脚狼者將注矢射王王引弓一發應弦而踣盡擒餘黨丙上其事稍遷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薊州刺史會將北伐以為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州城易州歷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薊富二州團練使端拱元年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同時落權王出為單州防禦使徙貝州兵馬總管不數月廷召

等復進補軍職王引領忽忽內恩所不及駙馬都尉王承衍鎮貝州公主間入見上頗知顧王厚承衍屢慰勉之明年遂制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歸義軍節度使廷名等皆列其下王自單州不一年蒙擢至此而數為殿前都指揮使戴興所呰太宗謂興曰朕自幽州還便欲除瓊此命蓋已遲十年已及為并代馬步軍都總管時潘美亦為節度使同在太原舊制領軍職者班其上王以美數戰有功乃自陳原班其次而許之以保大

軍節度使為鎮州行營都總管又以彰信軍節度使為
太宗山陵都總管復之并代咸平中契丹内畧闕氏車
帳至狼山大夏口王方遣偏將王萬海等七人擇兵異
道與敵确而自據要設伏以邀擊之俄楊允恭持詔至
趣王出土門與石保吉畏不出戰既得罪乃以王代潛
屯冀州敵尋解去明年名還授殿前都指揮使上鞭箭
陳圖真宗賜對便殿時言者以高陽之戰范廷召等所
領兵頗聞有不用命者今釋不誅後何以責死力真宗

以問王對曰前日聖恩釋之令其衆分隷諸將一日聞召而欲誅之方疆埸多虞儻衆懼而變生臣竊為國家憂真宗遽曰微卿幾至誤事王因言殿前諸班捧日天武諸軍皆拱衛之兵其數日益耗真宗曰三司以邊儲不足未暇增補也王曰臣興國雍熙中為軍廂主是時諸指揮皆滿五百人以上若積計所闕軍食固當有餘三司咼為不足雖以其言為然而未能遽行未幾後殿選補諸軍班王請於所絀中更選人以益之或曰上意

所不欲王固欲之且典握禁兵不懼疑至則身辱乎王曰吾以死許國安復以疑自顧也會馬軍都指揮使權步軍司葛霸在告管軍獨有四廂指揮使劉謙一人王既兼領二司乃言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期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於是施用其言景德元年契丹直抵澶州真宗北幸駐蹕于韋城大臣有

勸上南巡者召問王行幄王惕然曰且敵之大入去國遠鬬勢不可以持久況羽檄召天下兵行且至進則可以決有功令止軍不發衆情大惑誰為陛下建此策者真宗曰將更議於大臣王曰天子親御六軍蒙犯霜露國之安危事在轉漏尚何議也遂發韋城次澶州將抵浮橋左右猶躊躕未進王下馬自扶輦擁衆渡河既而請帝御北城觀兵漢軍望黃蓋皆仰呼萬歲而敵人亦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酋皆駭視失色有頃勁弩伏發

射契丹之將其幾殊遂奉書請盟師還賜燕于行宮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王曰天子神武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愧甚已而賜黃金三百兩它日衛士有白稟粟陳腐者王曰邊防戰守之兵暴露寒苦而所食之粟與䜴同色若等日既食大官月所給又先進様於上前豈特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動吾軍者斬於是衆莫敢有言其後王被疾久不出輒有遺陳粒于殿下者中貴人得以聞人賜精米一斛王歎曰

安有是邪遂以疾辭典軍章數上拜忠武軍節度使王素為宰相寇凖所知方澶州之行勸上南巡者王欽若也凖嘗叱欽若退而心甚恨三年凖罷相欽若知樞密院王疾甚真宗趣駕欲臨問欽若乃言天子問疾所以寵勳臣今瓊無破敵之功不可往帝勉為止其年十二月四日王薨建寧里第享年七十二贈侍中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終以王有舊勳特輟二日官給喪事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台鄉建邑里王儀狀

英偉不學古兵法而臨變中機奇密如神典禁兵之日久顧裨佐不足以計事特以材自任方其代傅潛提三路之兵以數十萬出入進止其聽號令若一人敵故憚王終歳不敢近塞下王善騎射與士卒同飲賜予輒分其麾下家無所餘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薪進身自吾奮節行閒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論前後與吾同在宿衛者

孰最有聞諸子以其所聞者對之王曰與蔚昭敏李斌孰愈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嘗與此二人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髪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是以取也王少時嘗醉卧田中父夜往見有神人擐金甲侍王之側父竊奇而愛之父沒王負父骨十餘年故其後子孫莫不以忠孝承家嘉祐八年王之曽孫女進冊為皇后以故累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治平四年為皇太后遂贈至衛王王薨七十一年矣其葬也弗及

請謚於有司熈寧九年天子篤寳慈之養而念王之功乃親考六家之書以安民有功曰烈折衝禦侮曰武特賜謚曰烈武又以王墓有窆碑而文未刻乃詔臣珪述王遺休而刻之既又賜之篆曰決策靖難顯忠基慶之碑嗚呼何其盛歟臣珪伏思太宗之發燕南真宗之渡澶北當是之時王智有足過人者一旦濟國家之難以休兵靖民顯名于後世顧所施豈不閎哉與夫自昔將帥搴旗斬馘之事異矣澤流子孫與宋無極殆神理之

有相乎曾祖晃贈中書令祖霸贈尚書令密國公父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王娶李氏追封魏國夫人繼亦李氏追封楚國夫人子長曰繼勲建雄軍節度使贈康王次曰繼忠四方館使滎州團練使次曰繼和崇儀副使次曰繼倫西頭供奉官次曰繼密内殿承制閤門祇候次曰繼宣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次曰繼隆引進使陵州團練使次曰繼元東上閤門使嘉州刺史次曰繼荀右侍禁次曰繼芳供備庫使忠州刺史次

曰繼顒左侍禁次曰繼豐供備庫使昌州刺史次曰繼
敏內殿承制次曰繼昌西頭供奉官皆已卒女十二人
孫西京左藏庫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孫左班殿直
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世孫東頭供奉官公庠等七
十一人來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銘曰紹恢皇基
於赫神宗憺我神武繄王之雄逮事真宗決策於河敵
駭枝披奉書請和王長六師闞如虓虎蒸徒嘽嘽疇予
敢侮誰謂人遐尚有遺烈至今受祉亦莫我遏思齊魯

孫寶有慈極天予仁孝化及萬國上方念王幽州之功澶州之晝其利亡窮迺誄王行迺銘王勞作碑確巋在浚之郊陟彼高岡望王之塋千載而下其凜如生

推誠保節忠亮翊戴功臣建雄軍節度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穆武高康王

神道碑銘

熙寧九年七月壬申臣珪奏事殿上皇帝曰朕奉承聖序方以天下致養於皇太后而外家賞賜官爵未嘗輒有所加朕每與言禁中太后數不許嘗考國史實録見高氏之世次惟烈武王有子十四人其長康王於太后為大父歷事三朝出征入衛有夙夜之勞王葬有年矣而謚未告其第碑未刻其阡朕甚悼之令特賜之謚曰穆武其為朕作康穆武王之碑庸稱所以推崇太后祖

考之意臣珪謹按王諱繼勲字紹先自冀國公去濠適亳三世為蒙城人王生亳之谷陽少學兵法好將帥之節雍熙三年以父任為右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王儀狀動人太宗召問其家世擢寄班祗候再遷內殿崇班為西京陝孟懐虢路都廵檢使時有羣盜保聚山川吏久不能捕王使勇士衷甲飾輜重誘之轘轅道中賊皆就擒由是知名咸平三年王均據益州反以崇儀副使為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諸州軍廵檢事招安使雷有終

以卒五百人授王攻東郭二門未下引兵與賊戰彌年
塞其衆大潰追擊至嘉州界生擒賊百餘人獲偽造黃
繖金塗槍而還有終益以精卒復攻二門下之賊退保
子城王大建麾幟城上諸將知已拔城於是有終進薄
天長門賊更出拒戰時會莫王謂有終曰賊軍鄉罷急
擊之可有功王乃從數騎往馳賊陳身被數創血漬甲
縷馬中矢死復更馬以戰入內都知秦翰以兵援賊知
不可拒還走入城王開圍縱之均遂夜遁翌日王率有

終撫循城中封府庫敕所部秋毫無犯均既誅天子賜書襃諭於是以定蜀功進崇儀使方王拔城適有中使密傳詔曰令賊嬰城自守而久未下外暴官軍內敝百姓顧其策安決若縱之使跳去彼烏合之衆安能久伏林莽乎及均敗正如聖畧所出居亡何賊黨楊承海謝才晟復收餘衆保巖谷中數掊貸之不出又以為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王乃募里中惡少年輒伺知賊動靜一日徒步領輕兵馳歷阻險徑賊所匿處賊不謂王之

至此也方解衣自如莫知計所出王手格殺數人餘麾衆盡縛之蜀為之無盜王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從峽路兵馬鈐轄還朝陳用兵出入奇正之要真宗以為能改洛苑使并代路鈐轄景德元年契丹至河北分兵入河東王至岢嵐軍遇敵五萬衆陳于草城川王與知軍賈宗登山上望敵軍謂宗曰敵雖衆而鼓譟不成列將無人也我領騎兵三千雖不足與戰候敵南去當臨隘出奇以要擊之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子可悉衆左右乘

之必大亂已而王果得所欲追殺至寒光嶺斬首及自相騰轢以死者萬餘人焚車帳獲馬牛槖駝器械蓋數萬計天子復賜書褒諭遷弓箭庫使榮州刺史是歲朝廷與契丹約和烈武王有大功於澶淵明年為麟府路鈐轄河外環列亭障而宿兵多轉餉給軍間為敵所鈔王移軍扼兔毛川以斷敵闚而軍食滋不乏會契丹新遣使朝京師以知瀛州王雖以武功進而天資達于政事始至州凡所設施嚴而不煩老吏縮手不敢肆屬歲

大饑穀價翔起即召諸里富人謂曰令半境之人將轉而入之溝壑若等家固多積粟能發而濟賑之若將濟州將之命於是皆爭出粟王亦以其直予之㸑活者萬餘人明年歲物豐美有甘棠連理者四本郡人相與詣闕上其圖誦王德政求刻石王奏止之歷内藏庫使宫苑使奉使契丹其國人見王為人英偉且知故烈武王之子莫不加憚之至不敢仰視還知定州徙延州冀州又徙貝州乾興元年復知瀛州徙雄州是歲契丹坐冬

燕京大縱獵涿易之野忽候騎報敵將大入縁邊皆飭為備王獨示之以無事徐曰敵歲賴漢金繒當内計利害無敢輕出兵已而果渤海之畔賊者羣剽兩界中傳信相驚恐王因戒邊吏毋得輒往捕第驅之令遠去故終王所臨塞下無生事又歴東西上閤門使昭隴二州團練使遂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於是吏民無幼艾皆鼓舞王之旌下曰不意三見我公之臨也徙渭州在渭三年客有獻計者曰河南

之人思漢久以王之善用兵千載之功可就也王曰我
持守方隅幸而亡犬吠之警乃敢為邊生患邪輒就遣
之吏步軍馬殿前都虞候拜步軍都指揮使邕州觀察
使入宿衛踰年願復守邊為鎮定路馬步軍都總管威
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天聖十年制授馬軍副都指揮使
保順軍節度使明年移節昭信軍為章獻明肅太后山
陵章懿太后園陵都總管又明年以老上章乞骸骨不
許它日名見便殿給一子扶俾勿拜自陳少起兵間未

嘗以身自愛今年老被病敢苟生以顧禄乎願陛下愛憐之於是聽罷典軍以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王雖老猶遇事精明方河怒齧堤王一夕坐隄上調揵薪興築而河怒為止滑人每過其隄而思之王年七十六是歲景祐二年以七月二十七日薨州之正寢仁宗惻悼之為輟視朝一日贈太尉馳使護喪西還其年十月二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之原王忠慎有知畧臨機不輕發尤善御軍得士卒死力故以少擊衆未嘗不

有功其治民期盡人情之曲折而畧於用刑今猶愛惡之初典禁兵捧制書泣下謂諸子曰爾祖有大功朝廷典此職幾二十年矣未始有過失我何功之有爾曹念所以報國惟有忠孝一節爾家故宗族蕃王則推心愛睦之其賙冠昏喪祭無不及曽祖霸贈尚書令密國公祖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父瓊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王烈武其謚也母李氏魏國夫人元配康氏唐國夫人繼室郭氏陳國夫人王氏周國夫人子男六人長遵

度故西京左藏庫副使次遵範故右侍禁閤門祇候次遵甫故北作坊副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武功郡王皇太后之父也次遵約故文思副使次遵憲故供備庫副使次遵揖故左班殿直女三人孫右班殿直士先等十六人曽孫右侍禁公景等二十四人四世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六人臣珪既述王碑而工未就乃八月庚戌皇太后敕中使趣其文蚤上且聞天子有詔賜碑銘曰克勤敏功鍾慶之碑臣珪曰高氏之興自烈武王有幽

澶之功至王西定蜀北戰寒光嶺為國捍患亦未嘗妄
殺惟陰施之及人者深故天發有來右我聖后保翼天
子以母臨天下則其所以追念王之前勞而褒大之豈
與夫兩京外家恩澤富貴之擬哉王之子孫維孝維忠
蟬聯曼衍而不可窮今之為世家言者高氏盛矣銘曰
蒙城之高世則崛起銜訓自王奮豈不偉薅蜀發賊禾
黍被野四方既平澤及牛馬豹尾神旗以長六軍歷臨
八州有惠在民豈無虎臣為國爪牙嶷嶷維王能世其

家王發多祥聿及神保神罔不懷使王壽考誕鍾聖孫以母天下思媚周姜京室以化后未勝衣顧王猶在身履至尊終念王愛帝親母家一門三王子孫祁祁申錫無疆誰言恩腴莫非外戚人孰望王世載乃績述宣王碑天子有命萬紀猶新用宏兹慶

華陽集卷五十

宋　王珪　撰

墓誌銘

望都縣太君倪氏墓誌銘

夫人姓倪氏南唐主爵郎中弼之女贈大理評事高陽許規之妻高陽君死池陽官下夫人携三子尚幼寓宣城日夜戒諸子期有所樹立次子府君逖時爲兒童秀譬已能作詩甞憩大溪旁方據石微吟潮幾没石府君

揮灑自若詩成頃逦去夫人嘗奇之一日從膝下乃曰家世微若不少激昂何以大先君之後遂從學中茅山窮左氏春秋觀戰國危亡之際未嘗不慷慨太息條二十事皆切當世務特見江南李煜煜器其少年有詩學拜秘書郎即日懐其綬歸夫人感泣曰姑望吾子至是耶明年天兵下秣陵朝廷江東諸材望臣府君以監察御史歸復獻書天子補衛州汲縣尉居亡何夫人寢疾終於官第亨年八十有五夫人治家肅然諸子候顔色

以時出入居宣城歲時與諸子貿食勞苦意益自安後
府君來京師取朝廷顯用以材識稱蓋母氏之教然諸
子亦承其家咸平中故府君遷太常丞守武陵會郊報
恩霈追封夫人望都太君慶歴四年十月丙辰孫通州
司戸恂太子中舍恢海州司理怡江淮制置判官某太
廟齋郎平進士會奉望都䘖于廣陵壬申葬於真州揚
子縣甘露鄉之原諉某銘曰池陽之中諸孤實幼吁嗟
夫人介然其守訓子有立果振於後夫人之賢宜識不

朽

朝奉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監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兼兵馬都監護軍李君墓誌銘

君諱丕旦字晦之其先隴西成紀人後徙京兆之萬年因家焉曽祖轍贈左諫議大夫祖益贈吏部尚書父士衡同州觀察使君始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累遷衛尉寺丞乾興初同領在京國子監時觀察以春秋高願罷三司使出守陳州君懇靳侍行後十餘年終觀察之養

始載調官得延州酒稅以大理寺又監陳州西華階州酒稅遷太子中舍知京兆府櫟陽縣遷殿中丞知隴州汧源縣遷國子博士丁母平原郡太君憂服除用明堂恩遷虞部員外郎求監鳳翔府太平宮皇祐四年五月二十二日遘疾終于署寢享年四十九君為人倜儻有奇節喜學古兵法方寶元用兵關中君數條邊事且求對殿中書奏天子不報階州並邊諸羌歲數為患本道經略使屬君精兵數千討以破羌羌人且乞盟君以謂

得其地與人不足以守固罷兵還未幾羌人復入寇君聞之一夕單騎馳至區落敕諸酋豪曰漢其神靈令而背約將滅若族衆俛首泣謝其後無一人犯邊陷人德之為立君生祠涇原一道廣川平原議者欲城要害之地以宿重兵初建德順軍經略使又移軍權通判事君日夜經畫所以佐邊之具甚備會用薦得櫟陽櫟陽民素猾喜鬭辨吏寢以不治君至擿里閭姦豪收案致法莫不畏服旁近郡數起大獄久不決轉運使俾君覆按

之前後多所平反先是歲比大旱百姓屢苦之君秉農
休築埭治谷河上引溉民田數百千頃民今享其利迨
君之去櫟陽也吏民遮泣不得迺候夜變服馳去晚至
太平職不與民事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常從使者以朔
望朝原廟仲夏既望君已被疾雖不克往猶飭衣冠具
几紫拜於堂下或止之君曰雖死敢忘恭邪又數日疾
革謂家人曰死生之分固無以易之者吾何恨焉遂恬
然而逝其知命也與君天資敏悍幼厲蠭氣治通經史

尤曉隂陽百家術數之學辯論衮衮闓劇古今多屈其坐人在西華日會友人死貧不得葬君乃為之葬又賙其孤嘗客過涇遇人有喪不得歸亟解所乘馬遺之其趨人之急如此自君之官也孤立一意與世少合特為鄭公戩韓公琦范公仲淹所深知屢薦君朝廷雖不至於用顧其材可知矣初觀察緣襄悼曹公之累左遷龍武大將軍後君詣闕上疏追訟其事天子惻然為哀即日詔還舊官君及諸昆後咸登朝更贈禮部尚書李氏

族大且貴方太夫人無恙時與故集賢丞諒今湖南司門丞緒博士丞遠並在膝下每歲時燕集捧觴前後內外戚疎恩意相與衎衎和易兹一時之榮君娶王氏贊善大夫世及之女婦順母嚴有賢德之輔子七人曰經奉禮郎曰朴右侍禁曰棣左班殿直曰材右班殿直曰檝曰柄曰梗舉進士皆襲慶令門濯濯其秀朴尤力學有文經棣早卒女五人長適前進士王琓次未適諸孫九人其年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白鹿鄉之原從

先塋也予接君姻好又嘗聞其平生之言且諸孤乞銘宜爲之銘曰自昔賢豪材知之士生而困於世者衆矣方君少時上書天子視其志慷慨使其後且見用顧所施果後人邪然卒於不得志嗚呼命夫

提點京東諸路州軍刑獄公事兼諸路勸農事朝散大夫行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上輕車都尉借紫晁君墓誌銘

皇祐五年六月詔以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知懐州晁

君仲衍提刑京東八月銜命之官道病日浸革是月二

十四日終於廣濟軍享年四十二君之仲氏國子博士

仲蔚官鄭州聞訃慟絶馳來京師迎君之喪與其孤端

彦以其年十一月一日丙寅葬君於鄭州新城縣旌賢

鄉賈村從先正文莊公之原先期端彦請銘于余曰我

先君有聞於時將因余文以信後世之傳余既悲君仕

不顯以没又嘗聞其平生之言顧不得辭云君字子長

其先澶之清豐人後徙彭城今家開封之昭德坊曾王

父母贈太師中書令諱佺康資永三國太夫人耿氏繼
孫氏傅氏王父母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
元諱迥慶國太夫人張氏烈考妣資政殿學士給事中
贈吏部尚書謚文莊諱宗愨安康郡太夫人王氏安康
余之先姑也君資識敏悟方總角時已自如成人蚤夜
抱書冊諷誦父母愛憐之又閔其素弱意不欲其苦之
也君亦陽從游息夜潛起取燭或徹旦不寐益務記覽
工辭章明道中舉禮部嘗中選矣而屬期喪其後恩俾

與廷試而又以期喪意卒不得遂尋召試西掖賜進士第慶歷初君通籍於朝適天子宴皇屬太清樓觀燈翠芳亭撫州進金山等皆一時盛事君作爲歌頌以獻凡三錫詔美之君侍祠南郊復奏頌極於褒讚上顧謂輔臣呂文靖等稱嘆殊甚繼進文三十軸後召試禁林充秘閣校理君既久官中都乞補于外乃抗疏得懐守前守無狀日湛燕私寛縱弛事吏目因緣作奸懐人苦之君乗前之敝專厲風迹誅鋤豪强衆不敢犯法郡境有

沁水創碾磑借水勢歳破麥數千斛以給榷酤先是掾吏苦出納道勞輙議均麥於民率衆力以供咸吁嗟不敢訴郡君下車亟召椽吏曰太守所以便民也今掾吏顧勞民自便邪乃出教趣使復水利未幾轉運使移州以民租折供䌸萬計已而又欲以它斂君言歳饑民不可重困使者宜有以貸轉運使不聽君愈持之卒寛民輸之半州俗素樸不喜儒君一日視學宫閴然蕪穢若無人焉者因嘆曰郡去京師不遠幸得漸風化之厚而

學墮不覲是豈不足教邪乃移書抵諸生躬自教敕朝
夕使聞弦誦縣是翕然鄉風懷人德君深遠君之去也
父老遮道上攀車不忍君去俄而聞君喪懷無長少莫
不泣然流涕君初以祖任將作監主簿七遷祠部員外
郎始監金耀門文書庫又監京麴院權判尚書祠部同
判太常禮院兼判尚書刑部出知懷州就除京東提點
刑獄累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賜五品服君在禮
院日以天下行營中有號武定者瀆章聖廟謚請得以

易之天子驚可其奏京師有猫鼠同戲君援唐崔祐甫故事請勑邊將以嚴武律間歲天子欲獵近郊有司豫治道設供帳久之詔蹕未行君建白辛上早出畋有詔罷幸君練達國朝典舊薦紳先生往往有從而質之者君為人端粹唯嗜學未嘗一日去書故博識無不該貫著文集二十卷丞相章公得象晏公殊尤見奬許其所記多出君之文為汴陽雜說一卷其言切於規喻又以唐白傅所撰事類集傳者浸舛乃參考經史一以刋是

之仍据舊目補考摭新別為三十卷曰事類後集又為兩晉文類五十卷康定中文莊使陝西君時自行馬上自成一編曰侍雍雜編晚在山陽與侍讀錢公明逸篇章寄酬間則命僚友終日賡唱凡數十百首辭敏而體醇屯田員外郎王復見而作序曰河內唱和集又觀司馬遷班固范曄所論其中或有過之者因摘其失折中其義作史論三卷方治懷嵗滿趣辦裝計日東去而代者踰期復取太史書采類其文章凡兩浹日次成二十

卷曰史記文通其書悉藏於家君天性孝篤自文莊之
薨纔數歳繼遭安康之艱創鉅毁深屏處一室六年未
嘗一茹葷君大族也事諸長上必恭厚昆弟以愛賙羣
從以恩與朋友以信凡歳時吉凶問遺罔不如禮之中
家居甚於寒素嘗與宴貴人大第出舞女凭絃鎜鏘舉
白擊鮮懽甚君竊嘆曰是豈吾所以為樂也其一意好
學如此君感疾比劇中固不亂謂其子端彦曰夫修短
窮達不有命邪言訖恬然而逝非知命也歟君三世繼

直書殿士大夫談衣冠之盛維君之門君娶集賢院修撰贈諫議大夫王公軫之女封興安縣君賢明柔穆有閨梱之範子六人三未名而夭次曰端彦太常寺太祝曰端方曰端稟雋厲修飭皆承家之器二女並幼初文莊既顯十數年每任子必均諸族其後以故大臣恩比録孤者七人獨君仲氏遷一官餘悉需內外親故今諸孫有未命者亦君所以成先志云銘曰美昭德之世隆君將獨侈先代之崇學以粹于古而行以端厥躬吁嗟

才不究用而命不融茫乎孰質其善惡之公

華陽集卷五十一

宋 王珪 撰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右司郎中集賢殿修撰中都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護軍賜紫金魚袋特贈左諫議大夫呂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東平呂公諱公綽丞相文靖許國公長子也少補廣文諸生遂任為本監主簿累遷將作監丞

知開封府陳留縣代還賜五品服讀書于崇文院遷大理丞天聖中朝廷清明天下晏然少事上方向諸學招選茂異以興禮文之盛公於此時屢獻所為文章得名試學士院時内出集上書囊為殿幃賦因託古以諷上覽見稱除直集賢院公辭不授改校理汎恩遷太子中允文靖當國公力遠貴執久處閒曹文靖出藩淮陽上令以前所授職受之兼判國子監文靖還秉政公懇辭斬補外得知鄭州遷太常丞秩滿判吏部南曹尚書刑

部文請再鎮許昌廼判三司理欠司遷太常博士遭奉
國夫人憂服除判太常寺與修崇文總録特加工部員
外郎三司判官文靖復相換太常寺遷刑部員外郎慶
歷三年除史館修撰是歲文靖告老以太尉就第猶領
國史公援李宗諤避親故事益辭上嘉之賜衣紫糺察
在京刑獄未幾文靖薨除兵部員外郎復充鄉職公流
涕辭還不受明年遂以前所授之命即家在所賜之第
終制復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名試政事府擢知制

誥歴審官院流内銓三班院復判尚書刑部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永興軍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迭帥兩路明
堂大饗遷刑部郎中名還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歳餘屢請罷以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審刑院
判太常寺頃之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徐州尋復為侍讀
學士徙河陽過都留侍經席至和二年十月遷右司郎
中未拜命疾革是月十四日以訃聞賜其誥于家年五
十七特贈左諫議大夫録孤賻物加等公為人沈介篤

雅少時已能感悟卓然有遠致初為陳留言畿內久雨
傷稼縣官不收民租而蠶事不登則未嘗寬布帛之斂
令繭絲失時不可得願以緡折縑如公上之直以從民
便其識事彊敏雖久吏弗如康定初元昊叛河西國家
比歲調發海內蕭然煩費矣公言民者國之根本也今
天下軍需之所急及它無名之筭不如幾萬億是皆浚
民之膏澤也豈長計哉遂詔近臣與三司吏議審其有
以寬民者均節之其不急者一切罷去公四典太常尤

明於禮學自三代沿革國朝典章之盛靡不該達請復太醫院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職以救民疾病鈞容直傳中措假旌纛羽籥等爲優笑之助公曰先王盛德之樂也執以爲不可自是優人不敢以太常禮服爲戲郊廟祭器敝久不修而法度又不合古請以時更造閒歲天子出嘉實敕有司薦廟必先詔禮官議中式而後行公乃引月令天子四時嘗新所以薦羞之具悉以圖上歲行六十一祠禘祫二祭其薦祼與俯玉帛彝器菁

笏醢醢鐘石歌奏皆有議式會成一秩名曰郊祀總儀
令遵行之國家饗天地及祖宗日月百神之靈以至五
方山林川澤墳衍之類咸有樽罍之數自古以五齊三
酒分實其中又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潔氣今有司
徒設樽罍而酌用一樽為獻甚非所以禮神之至公遂
建議周制實齊酒以分行酌數沿有唐遺法求方鑑取
明水嘗論祖宗配郊當正位作主以明同尊天地又謂
古者婦人無謚自漢晉以来皇后多因帝謚為稱國家

順禧翼宣四帝曁太祖太宗皇后悉同廟謚獨章聖皇
帝五后節惠曰莊與謚典不合願易名為章追正前失
明年天子遂詰廟行改謚禮問何人建明左右以公名
對公時居憂天子惻然思之卒拜公為兵部員外郎史
館修撰公糺察刑獄言獄者人之大命異時民抵重辟
獄具未報為典獄吏潛寘堇死獄中先朝初置糺察即
專擿兹姦今狴牢謹密上下蒙蓋情無繇知當疏購條
使令自陳則姦黨壞落又京師諸獄吏未嘗推選皆無

行剽攻羣不逞之人今不可盡斥可先鋤其迹尤著者
後有所補悉募人保證収其良能而用之并為制禄廪
使畏法差自重三司遠年逋責有自天禧以来尚淹繫
妻孥窮究所負公承詔多為蠲除之虎翼卒劉慶告變
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反訐以誣衆且覬幸得賞
公言京師衛兵多使姦人得計則無以安衆心卒論慶
法鄭人舊本無學公始興之又丐田為糧以給諸生其
後鄭人繼入策進士科而學者寖廣公嘗行春坐隴上

詢民間苦或言近歲籍牛為産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嘆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為此爾遽表除之在西掖㑹天子坐迎陽門名近臣對策上從容謂公曰縁所問外有安危得失於今所宜究慮者條一二以聞公因言郡國數地震乃隂乘陽時則有下謀上者願陛下慎之未幾果有殿廬竊發之變在長安言闗陜之西自軍興以来民力大困今瘡痍未完誠不宜它歛願少寛河楗之費秦鳳本道土兵其技能攻守與戍卒之習異公

敕使分隸將令各勵所長故其威聲張部分明常若寇至前此邊將爭遣人深入覘敵而利其貨貲卒不得虛實已乃妄言洶洶鼓賊聲勢衆頗患之公乃自設耳目網絡張布揣知敵情每裁處邊奏出入應變別白精審機會之速雖左右不得聞古渭州諸羌以地來獻公曰國家威懷萬里顧利尋尺之地邪亟報謝之後有納其說卒生邊患夏人入天都山斬材木具轉鬭稍逼亭障公戒守者益持重嚴烽火遠斥候以胥其至敵亦不敢

犯涇原誘蕃酋密斯噶至朝指令秦鳳原缺吏公曰密斯噶數犯約頻年抄邊今昧利一來非鄉慕禮化譬若鷹隼飽則颺人不可留也乃諭以禍福斥去戎人皆慹伏西人習騎戰而弓箭手多闕馬緩急不足用公夙䁿諸寨均其户為三等十丁為一社至秋成時令勸募出金帛益市馬以分給之聞者爭出應令是歲得馬數千足後襲以為常開封府有營婦夫戍未還夜盜入斷脘主名不立都人諠言駭異且逾久未獲公以謂非其夫

仇不宜快意戕害至此亟遣馳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都下稱為神明久之有言執政事上委平獄疑而言者并以侵公公初不自辨上以公嘗請徐乃出知徐州及陛辭日會其事白甚卒無纖介上遂欲留公不遣公頓首謝曰陛下幸察臣之心臣死無恨豈以臣重去職哉上乃諭宰相令具證左付公明不以為累至徐州屬歲旱大饑不及聞上即日發倉廩賑窮乏全活者甚衆是歲孟夏朔日蝕上責躬慮刑霈德音天

下公捧詔嘆曰陛下聖德甚厚宜無過舉以招變異或者以蠻蜑母子不早就刀鋸乃㮣之官假息於須臾使二廣之寃積而為沴以干純陽之精書奏立誅之還朝會春夏久不雨民狼顧失望公入奏事上問所以變復之術公陳前代王者親録寃獄其精誠所交必有甘雨之應上曰即如卿言方朕之誕月也天下聞之必謂朕自要福宜少須後至五月朔上遂御便殿決繫囚未畢而雨澍天子益器經術之言公素不為皦勵行常畏懼

滿溢兢兢如弗容其在朝廷信道行已不以毁譽攖其心推誠待人表裏𣅜盡平居無他嗜好惟以書史自娱前後典劇舊藩務先信恩其抵冒弗率則以法重繩之平生好論議必推原事情究心隱微要之切於時病又善為訓辭其重輕有體時論予之公既日益顯如侍從之職皆文靖所嘗歴者仲氏龍圖同時雍容近班又相繼尹畿甸天下之人談衣冠之盛者必以吕氏為世家公殊孝友每任子必先諸族公捐館而諸孫猶有未

命者公字仲裕其先開封人曾祖某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祖妣王氏追封榮國太夫人父某守太尉致仕許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文靖妣馬氏秦國夫人追封齊國太夫人公娶上官氏賢明慈順兵部員外郎佖之女封京兆郡君子六人長希傑太常博士次未名並亡希道屯田員外郎端粹才令次亡次希俊太常寺太祝次希亞祕書省正字女二人長適淮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中師次適太常博

士程嗣恭孫五人嘉問之問延問太常寺太祝君問昭問將作監主簿公累階朝散大夫勳護軍爵開國伯邑食八百戶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公考終之歲以十月朔謁告拜文靖墓下旣悲慟名寺僧指地之北偏曰余其歸此或竊怪之公曰死生不有數耶明年某月某日遂葬公于鄭州新鄭縣懐忠鄉神崧里從文靖之塋乃先指之壬吉果符其言嗚呼可謂達矣銘曰呂氏之先其本自姜四嶽之後固大而昌於顯文穆實相太宗文靖

繼武三拜上公卓然有子維公是似巖巖雋鋒時國之器服官於朝辯論有條天子曰賢可寘近僚四遷學士五殿大邦黻衣繡裳有爛於堂圃田之西溱水之東高岡隆隆文靖之宫公歸其中在地之壬匪後實遷蓋公之言

丹陽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太尉鄭文肅公夫人李氏以嘉祐三年七月己卯終于常州之官第越八月庚申歸祔于吳郡薦福山文肅之

封其孤以余嘗被文肅之知又有姻好之舊泣以請銘
義不得辭按夫人其先岐人曾祖譚贈太子少傅祖運
贈吏部尚書父昌言贈職方郎中方吳越錢氏歸其國
本朝尚書以郎中守杭州是時人心反側構辭一方吏
按得其狀無遠近欲以名捕之尚書曰二浙首鄉文邦
令遽誅數郡之衆恐非天子所以仁拊之意惟命戮主
謀者十數人於是蒙活者以萬衆其後夫人之伯父昌
齡官至近輔而其族以文學政事顯于時者蓋奕奕不

綖夫人實平晉縣君聶氏第四女也職方嘗戒其子曰世禄子弟汨于綺紈之好凡擇女所配必於寒素之門夫人遂歸文肅文肅方布衣數游學京輔間夫人本貴勢而居平旻如嘗念尊長之不及親逦事夫人之兄嫂持帚無怠色春秋佐祀飭躬以虔文肅既貴甍樞極提將鉞夫人治家益有法其衣服玩好不以侈而後堂無管絃之音文肅甍于并州上聞震几遣中貴人護櫘還吳夫人還京入見上謝流涕詔令本道特借第又録内

外親錫冠鎮者八人夫人居昆陵不以家事累諸子惟
蚤莫重于學至或連籍與薦逮之官則訓以厓公約已
愈擴前人緒業罔或有墮故咸以才令有聞夫人端厚
沈粹有德量左右媵侍莫闚其喜愠雖燕私必間法度
之言天性仁厚尊卑相好以愛鄭氏李氏合大族共恤
孤振窮歲時無跳咸與均夫人疾且革子婦咸執衣以
請遺令夫人中固不亂而了無荅有若恬然而逝亦其
達與享年六十二歷封贊皇縣君長安郡君文安文定

隴西丹陽郡夫人子五人民彝著作佐郎民初民秀大理評事民度太常寺太祝民用祕書省正字女二人長適翰林學士起居舍人王珪次適三司判官祠部郎中呂公孺孫十二人佑佾佖佃億旹太常太祝伋試將作監主簿傑偰偉倚傅偓尚幼孫女十人銘曰山西名門女德之淑斥于華援以歸文肅文肅既貴本兵當軸夫人承祀有儀允穆四錫大邦翟衣是服壼事之専仁深慶全今其亡矣孰迹其賢吴山隆隆土豐而堅納銘幽

墟以永於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華陽集卷五十二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謄錄監生臣張曾壇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華陽集卷五十二

宋 王珪 撰

墓誌銘

秘書省著作佐郎鄭君墓誌銘

太尉鄭文肅公生子五人君其長君也少而爽悟好學與羣士角試於有司而名常在選中于是藉藉有稱于士大夫間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在京進奏院歲餘簽署鎮江軍節度判官公事方西邊用兵文肅總帥

關中軍求從滕下間或先事陳畫文肅嘗奇之文肅歛族入之喪將葬吳中以撫邊不得行乃命君晝夜東還君盡力以襄厥事親疎咸多其誼知常州宜興縣浙西諸縣獨宜興為富繁而其田素汙下屬甚雨溪流暴溢浸沒室廬舟行田中郡從事按田且貸賦租之半君喟然曰民罹水患至於艱食將仰給公上吾長百里乃重民困邪即以狀白轉運使轉運使奏悉蠲之是歲穀價翔起邑無流庸今猶見思縣有學處早制陋講肄無所

容君為度高明地易而新之像嚴以尊堂邃以隆又列齋舍於其旁於是春秋釋奠簋籩簠豆燦然靡不適禮之中邑人之為學者驩然相趨朝夕講劘其間其後以文學中科者連牓不絕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當是時朝廷患貴埶之人數奸試以希恩於是遣中貴人鎖學士院又命右正言直集賢院賈黯封彌謄録如禮部考格既而被絀者踰半而署君文優等君既賜科自太常寺太祝除光禄寺丞知杭州錢塘縣縣之西河環三十

里其下溉民田數千頃旁為富人規廣亭圃歲以寘游
先是文肅當郡時按唐舊記發境内夫闢復故隄以導
湖利文肅既去且久事寖弛鄉所占地又或廣之君始
至召詰湖富人立庭下一旦還没其所侵民今享利不
窮遷秘書省著作佐郎代還通判瀛州以母憂不赴君
執喪哀戚甚因而得疾嘉祐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卒
於毗陵年四十君諱民彛字德常家世吴郡人天性純
篤外和内介接朋友以誠故久而人益親之其趨人之

急惟恐其不逮安節蹈中靡追時好丞相夏英公留守
西都首辟君府下君聞乃曰我大臣子奮不繇事業將
緣諸公之門以苟進邪納還詔書平居窮味經史返復
不倦其所為文詞溫麗殊可愛方太夫人無恙時與諸
弟奉觴堂上和樂申申終日不相舍去惟是孝友以承
其家吳人弛放夸浮而薄骨肉之恩聞鄭氏之風亦可
以少勸矣予與君有姻舊嘗嘉其夷雅自達有君子之
尚以為資厚者其享遠不幸卒不得發所蘊於時雖然

豈不裕厥後乎曽祖延紹大理評事贈太子太傅祖文遂婺州節度廵官贈太師中書令考戬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判并州贈太尉謚文肅妣李氏封丹陽郡夫人娶葉氏翰林學士清臣之女先君二年以亡子曰估曰佾曰倜並太常寺太祝曰倚曰傅曰佸一女幼其年四月二十六日甲申葬於蘇州吴縣太平鄉横仙源文肅大墓之南銘曰蹶也御靡調兮隳也築靡完兮嗟嗟子之至然兮其誰與咎之歸兮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

清道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輕車都尉贈右領

軍衛將軍墓誌銘

皇祐元年四月九日皇姪孫太子右清道率府率世邁

終於睦親之邸享年二十四天子聞訃閔惻遣中貴人

護喪加賻而寵以右領軍衛將軍之級越嘉祐五年冬

將從濮王葬於河南永安之原申詔詞臣條次其行而

鑱於石領軍字仲遠系出太祖皇帝其曾祖諱德芳潭

康忠王祖諱惟能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南康郡公父從古右衛大將軍蘄州防禦使安國公母京兆郡君宋氏領軍生而警秀方髫齓時已自蔪然不復與羣兒戲甫九歲纔勝衣入預晨謁綷纓縈佩煇如也自右班殿直累遷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娶劉氏内殿承旨閤門祗候永寧之女二男曰令袒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蚤卒曰令譢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三女一已夭餘尚幼領軍處貴游閒夷雅畏飭能自傾下後房無竽瑟之音平居

宴坐以諷詠自適雅善筆札遒勁精婉包虞永興之法

蓋嘗以所書奏御於上深被奬嘆至性孝謹凡獲賚予

必歸之親庭未嘗敢私比疾且革父母往視之感泣辭

訣初無他語第以養親之日短爲恨斯可哀也已其葬

十月乙酉之吉銘曰天室之系德茂源遠懿哉領軍幼

鍾惠警九歲奉朝進退恂然獻書於前帝爲改觀胡祐

不遐而遘淪閟勒銘垂休其載勿絶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監門衛

大將軍使持節昭州諸軍事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户

贈金州觀察使安康侯墓誌銘

太宗皇帝之曽孫諱宗默字潛真於上為諸姪恭憲潞王諱元佐之孫恭懿平陽郡王諱允升之子初命為右侍禁歷東頭供奉官景祐中上以宗屬名秩未稱遂改左千牛衛將軍又遷左監門衛大將軍明堂祀成加昭州刺史丁母夫人喪創鉅毁深因而遘疾遽以不起聞

實皇祐六年二月三十日也天子恤然不視朝禮賻踰等以金州觀察使安康侯章敕告其第勅內侍典喪權厝於國門普濟之佛舍享年三十有七侯為人性謙靖未嘗忤於人雖生富貴而樂善好古意泊如也間因退朝率羣從子弟陳詩書以為戒其事父母孝謹發於天資宗族稱其賢母崇國夫人王氏娶錢氏吳興郡君柔明知禮以宜其家子男二人仲僊右千牛衛將軍敏而鄉文次早亡女一人適內殿崇班閤門祇候郭士逸孫

男一人士阮右内率府副率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之原臣職與辭禁承詔以銘銘曰煌煌皇宗福流者遐宜爾賢子而祚而家才也不淑茫昧孰質篆此銘章以告幽室

宗室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屯衛大將軍使持節溫州軍事溫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贈鄧州觀察使南陽

侯墓誌銘

臣謹按宗籍藝祖皇帝之曽孫諱從贄者潭康恵王諱德芳之孫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南康郡公諱惟能之第三子也天禧中初命為右侍禁凡七遷至左屯衛大將軍温州團練使贈鄧州觀察使南陽侯其將葬也臣奉詔以銘又其子齎閥以來於是序其行為詳惟侯温豫清簡好學善屬文丁母太原郡夫人武氏喪年尚幼哀毀踰甚十三奉朝請進處有常節通左氏春秋第中

大治齊館揭思賢味道怡神澄心四室聚古今書萬餘卷時王宫講官皆朝廷所選宿儒相與規劘道義於其間景祐初上大燕太清樓侯能賦詩以奏天子覽之稱善遂賜以御飛白書復出内府金繒以寵異之既歸因語人曰夫飾輿馬之玩與悉貿以市書顧所尚如何繇是侯得書益蕃每未明侯朝退伏家廟愓然有所思自以國朝之制不屬以吏事無以施銖髮之補惟奉君親之事未始一日敢懈也皇祐二年正月十四日召内外

姻屬陳燕席于堂上酒酣援琴甚哀俄而泣下謂康夫
人及諸子曰比夢異人告我以數豈遂止此乎果然其
送終也毋重費珠玉以為累左右駭所聞因而罷去後
四日果暴疾終于邸第天子聞而震悼禮賻加等勅中
貴人典喪事其年二月二十二日寓殯于普濟佛寺享
年四十四字子儀所註詩賦一集藏于家娶康氏封會
稽縣君左侍禁閤門祗候八元之女婦德之淑流于壼奧
子十二人世經世復世居世澤皆諸衛將軍世豪太子

右内率府率世奬右内副率世畧世名終于右内副率餘銮卒女四人長適供奉官方中正次適右班殿直劉究並啓邑封二女未笄孫九人令穫令匹令松令少令戞並右内副率餘未賜名侯頃嘗出上所予飛白書薫祓端朝弁以授諸子曰皇帝天縱多能勢若飛動雖唐太宗之灑翰無以逺過爾曹可不勉以為學其後諸子競好善力文因摹帝書于石并述其先子之訓以聞天子為降璽書且嘉其所以成父之志嘉祐五年十月癸

酉引紼國門乙酉窆於河南永安縣之原銘曰執之高華矜驕匪期君子處之百福是宜嶷嶷維侯樂虖善道天子所錫靡事竒好達命之游聞者嗟驚其後多賢益多厥聲